

胡克刚文集 · 第三卷



一座小山城之风云变幻  
四个大学生的恩怨情仇

# 沉 浮

CHEN FU  
小说集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胡克刚文集第三卷

# 沉 浮

( 小说集 )

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沉浮 / 胡克刚著 - 西安：太白文艺出版社，2012.11  
(胡克刚文集)

ISBN 978-7-80680-917-4  
I . 沉 … II . 胡 … III . 小说 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14937 号

---

**作 品：**沉 浮  
**作 者：**胡克刚  
**责 编：**李 山  
**封面设计：**任一凡  
**出版发行：**太白文艺出版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)  
**经 销：**新华书店  
**印 刷：**郑州中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
**开 本：**787cm × 1092cm  
**字 数：**240 千字  
**印 张：**22.5  
**版 次：**2012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
**印 数：**0001-2000 册  
**书 号：**ISBN 978-7-80680-917-4  
**定 价：**本册 38.00 元

---

萬化生一空也

笑亦潮來漱去

了无涯

壬辰年



[附]

## 南歌子

苏轼

(八月十八日观湖潮)

苒苒中秋过，萧萧两鬓华。寓身化世一尘沙。笑看潮来潮去，了天涯。

方士三山路，渔人一叶家。早知身世两聱牙。好伴骑鲸公子，赋雄夸。

[注] 艨牙：原意指文句不通顺。此处引申为性格拗强仕途不顺。

骑鲸公子：指诗人李白。传说李白梦中骑神鲸飞上仙境。

赋雄夸：写作豪壮奔放的诗歌。

# 目 次

<b>小小说</b> .....	1
福气.....	1
灵丹妙药.....	4
说话公司.....	6
老“红娘” .....	9
买房.....	11
怪人“张三平” .....	13
“二杠子” .....	18
仁者仁心.....	23
挂灯.....	26
“80后”的笑话.....	30
王胖子卖馍.....	33
蛋儿.....	35
误会.....	37
九只小羊羔.....	39
新野有个日本女人.....	41
大哥二哥.....	44
夏夫子小传.....	46
天鹅之死.....	48
女儿的聘礼.....	50
先富起来.....	52
<b>短篇小说</b> .....	54

民艺人家	54
亲情	61
大山的女儿	69
春不老	78
夜餐	83
投毒事件	87
邪火	90
上帝没有死	95
<b>中篇小说</b>	<b>100</b>
魔 星	100
<b>评书体中篇小说</b>	<b>156</b>
沉 浮（苦恋边城）	156
第一章 北荫之祸	157
第二章 盘山之恋	222
第三章 滨海回眸	290
<b>后 记</b>	<b>349</b>

## · 小小说

# 福 气

金大爷望着小轿车前窗挂的小香包上那个“福”字，心里高兴，不禁呵呵笑出声来。开车的孙子从后望镜看爷爷一眼，问道：“爷爷笑啥？”爷爷没回答，他心里正想着一个月前，家里的那场“买车风波”。

这两年，建筑设计院生活区的大院里私家车越来越多，开始是桑塔纳、尼桑、本田、丰田、奥迪，后来又有了别克、大奔、沃尔沃，梅德塞斯。好家伙，越来越高级，一辆辆明光锃亮，好不撩人。金大爷从楼上向下望着，高兴却毫不动心。

一天，孙子兴冲冲地来到爷爷屋里笑着说：“爷爷，爷爷，来，来！”把爷爷使劲拉到窗前，指着楼下一辆白色的轿车说：“好不好，好不好？”“啥好不好？”爷爷不明白。“您看那辆，一汽奥迪！”孙子用食指指着鼻尖傲气地说：“好不好？我买的！”“啊——！”金大爷把孙子搀着他的手使劲一甩，气呼呼地跌坐在沙发上，大声喝道：“大胆！先斩后奏，先斩后奏！”

金大爷在设计院工作的儿子下班回来了，老头儿又朝儿子嚷起来：“不同意，我不同意，退回去，把车退回去！”儿子一边批评自己的儿子，一边笑着劝老爸消消气儿，说既然买了，怎能退回去？金大爷一听这话更气了，指着儿子说：“你到底是啥立场？啥立场？”

啥立场？——仨立场，三个人三个立场。金大爷是坚决反对的反对派，孙子是坚决要买的赞成派，孙子的爸爸是中间派，买也好，不买也好。

金大爷急了，又说起旧社会，说起改革开放前。那时生活贫困，勤俭节约，自行车也买不起，日子还不是照样过？金大爷退休前是偏远山区的中学老师，他说他年轻时，各县老师到市里开会，二三百里都是步行，吃干粮，住干店，结伴而行，说说笑笑，身体健康，谁会累死？

爷爷说，孙子笑，爷爷越说越激动，孙子越笑越气人。“败家子！”金大爷气得从沙发上蹦起来，扬手要打孙子。突然，金大爷的老病犯了，血压升高，头晕目眩，眼看要跌倒，儿子孙子一起上前把他扶住，慢慢放到床上。

孙子下楼开车，不到一刻钟，就把设计院医务室的医生护士请来急救。后来，金大爷在市医院住院一个多月，心血管做了两个支架。现代高科技真是神了，体外操控，硬是把支架准确地送到了血栓的位置。金大爷口服心服——高科技就是高科技！

让金大爷打心眼里感激的，还有孙子的那辆奥迪。把医生护士迅速接来急救的是那辆奥迪；把他迅速安稳地送到市医院住院治疗的是那辆奥迪；一个多月来接送许多家人和亲友到医院看望、陪护、送饭、送衣被的是那辆奥迪；为给爷爷买吃的用的东西，孙子跑遍饭店超市，很快就把东西买来，开的还是那辆奥迪！金大爷嘴上不说，心里一再跟自己叨叨：社会进步了，交通方便了，生活富裕了，只要经济条件允许，小轿车为啥不买？——高科技就是高科技！

快出院了，金大爷叫老伴儿在家里用红丝绸做了一个菱形的小香包儿，红丝绳上头穿了一个小绿玻璃球儿，小香包儿下头坠了一个金黄色的小流苏，精致极了。金大爷坐在病床上，亲自用黄广告色在小香包儿上写了个工工整整的“福”字。

.....

蓝天白云，风和日丽，小鸟在天空飞翔。小轿车从医院向家里开去，微风轻轻吹进车窗，抚摸着金大爷红润的笑脸。

此时此刻，大病痊愈的金大爷那轻松愉快的心情，也像天空飞翔的小鸟一样欢畅。小小的香包儿在车前窗一摇一摆，晃晃悠悠。这是刚才他送给孙子，亲眼看着孙子挂上去的。金大爷从后望镜看见孙子朝他爸爸笑，他爸爸正朝他爸爸的爸爸笑。

“哈哈，多亏买了这辆车”金大爷心里说：“有福气，有福气！”

## 灵丹妙药

“病好了！病好了！”

郭大婶儿的话刚说完，围在一起的老姐妹们都拍着手笑得前仰后合，有的赶紧掏出手绢儿擦抹流出来的热泪，手指着郭大婶说：“好了好了，病好了，你是你家老头子的灵丹妙药！”

究竟是啥事让大家这么好笑？

上个月，郭大婶在广州工作的小女儿给妈生了个外孙子，打电话叫妈去伺候月子。郭大婶高兴得跑不及，买了张机票飞走了。可是人飞了，心还操着家里的老头子。

人真是越老越怪。老两口相依相伴日夜厮守，谁也离不开谁。平时，郭大婶刚离家去串串门儿，老头子就气歪歪地嘟囔：“上哪去了？老半天还不见回来！”夜里睡觉，必须老头子铺床，郭大婶才睡着舒服。而老头子的一日三餐，必须是郭大婶或大女儿亲手做，才吃着有味，饭馆饭店他是绝对不去的，说没有老伴儿做的菜素净好吃。

大女儿在本市一所大学工作，还有个整天忙生意的丈夫和上中学的孩子，里里外外忙得不亦乐乎。妈妈去了广州，大女儿本想来伺候老爸，实在无法分身，估计妈妈去伺候月子，至少也得半年，于是和爸爸商量，花些钱，把他送到本市一家高级养老院去住两天。

养老院很排场，干净整洁，设备齐全，服务周到。两个老头一间大房子，崭新的木床、床头柜、大立柜、台灯、书架、茶壶茶碗，应有尽有，室内还有卫生间。可老爷子就是不习惯，吃不好，睡不

好，整天坐在床边愣神儿不说话。他一向喜欢读书看报，一个人静静地构思点小诗小文。而养老院里的老头儿老婆儿们，出来进去，嘻嘻哈哈，打扑克，搓麻将，还有的闹矛盾，扯是非，让人看着烦心，听着恶心。晚上，老爷子想开灯看看书，对面床上的老头很不高兴。

唉——老爷子病了，病得很厉害。

养老院打电话给他大女儿：快来，你爹得了抑郁症。

也难怪，老爷子和郭大婶携手相伴五十年，就像一台机器的零部件，同型同号，严丝合缝，谁能离开谁？再说，这老爷子喜欢独处静思不合群的老毛病，怎能改得了？

大女儿接到电话马上赶到养老院，只见老爹坐在床边痴呆呆地打蔫儿不说话，真是无计可施。怎么办？

正在此时，大女儿的手机响了，是妹妹从广州打来的，说妈妈在广州住不成，干活丢三落四，搁东忘西，整天愣神想老头儿。刚才送上飞机，下午就能到家。

哈哈，听说老婆儿要回来，老爷子的屁股像按了弹簧，一蹦从床上站起来，大声说：“快，快，收拾，收拾，回家回家！”

养老院的医生跑来说：“老同志，别走，你病得厉害！”

老爷子边跑边喊：“好啦，我的病好啦——！”

## 说话公司

华绍仁和于艳梅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，一辈子幸福，越老越幸福。

“为啥幸福？”华老先生琢磨来琢磨去，琢磨了几十年终于明白了：“哦——我的话少，她的话多，我不会说话，不喜欢说话，而她会说话，喜欢说话。一个多，一个少，正好，优势互补，相得益彰。”对于艳梅的能说会道，华绍仁心里真是羡慕又嫉妒，酸溜溜地对老伴儿调笑说：“我看，你嘴巴巧，退休了可以开个公司！”“啥公司？”“说话公司！”

于老师确实爱说话，越老话越多。

您听，儿女和孙子们一回来，于艳梅就打开了话匣子，跟他们有说有笑，有说有吵，说了吵，吵了说，说了笑。一会儿和儿女们围绕日常生活扯东扯西，一会儿和孙子们围绕上学考试唠唠叨叨。夜里睡在床上想这个，想那个，牵挂着儿孙们和外地的亲友们。清早起来，电话一个接一个地往外打，手拿话筒说起来没完没了，月底缴话费时自己纳闷：“是谁打的电话？话费恁多。”

于艳梅喜欢批评孩子，儿孙们有了缺点，她嘟嘟囔囔，罗罗索索，没完没了。说多了孩子们不耐烦，不耐烦她也要说。别人以为她说话太累，她一点不累，越说越健康，越说越精神。

华老先生的学生来了，不论男女，于老师立刻坐在一旁，耳听着，眼看着。只要那学生扭头一看她，于老师马上就问：你姓啥？几岁了？哪儿的人？爸妈干什么工作？学什么专业？在大学一个月吃多少钱？……说呀说，说呀说，那声音温柔和善，饱蘸着蜜汁

糖水，紧紧抓住了那个学生。好，于老师争夺话语权的爱好满足了，不一会儿，华老师的学生就成了于老师的学生，华绍仁反而不再说话，坐在一旁傻呵呵地笑着，笑着。

华老先生的同事来了，一男一女，于老师立刻坐在一旁，耳听着，眼看着，不斟茶，不递烟，抓过话头就說起来，不一会儿，华先生的女同事就成了于老师的同事：您贵姓？怎么跟老华认识？这么年轻漂亮的教授，丈夫干什么？孩子多大了？……说呀说，说呀说，那声音温柔和善，饱蘸着蜜汁糖水，紧紧抓住了那个女同事。好，于老师争夺话语权的爱好成功了，沙发两头男女各分一摊，各说各话，华老先生的同事成了于老师的同事。看着两个女人在沙发那头说得热火朝天，华绍仁坐在沙发这头，傻呵呵地笑着，笑着。

华老先生单位的两位领导来了，于老师也立刻坐在一旁，耳听着，眼看着，不斟茶，不递烟，找机会说话。一位领导和华老先生谈话，另一位领导早已被于老师的用话吸引了过去。过一会儿，不知为什么，两位领导都被于老师的用话吸引了过去。只听于老师对两位领导重复着同样的话题：贵姓？哪个大学毕业？老家在哪？父母高寿？爱人在哪工作？孩子上了大学？……说呀说，说呀说，那声音温柔和善，饱蘸着蜜汁糖水，紧紧抓住了两位领导。好，于老师争夺话语权的爱好成功了。看着俩领导和自己老伴儿说得热火朝天，华老先生在一旁欣赏着老伴儿的嘴一张一张，滔滔不绝。他傻呵呵，乐陶陶，心满意足地笑着，笑着。

江山易改本性难移。华老先生越老话越少，于老师越老话越多，。渐渐的，家里的电话被于老师承包了，家里的客人也大都由于老师热情接待了。老两口各得其乐，共享其福。

华绍仁退休前是大学教授，高大肥胖，鹤发童颜；于艳梅退休前是小学老师，矮小削瘦，面容白净。华老先生见了人哈哈哈，光

打招呼不说话，两脚继续往前走。于老师见了熟人，走到跟前慢声细语地拉家常，说起话来就不再走，两只脚像粘了万能胶。

其实，华、于二老，话少话多都是出于心地善良。华老师一辈子多读书少说话，宽容忍让；于老师一辈子勤工作多说话，善心待人。不过，到底还是于老师广结善缘，人人都愿意和于老师说话，因为她的一言一语都是善意，善意，善意。

华老师调笑，建议爱说话的于老师开个“说话公司”，老朋友们听了，都哈哈大笑说：“于艳梅的语言美，她要开说话公司？我们入股，入股！”

## 老“红娘”

魏得胜魏师傅退休后，给自己找了个积德行善的差事——热心帮助社会上的剩男剩女和离婚单身的先生女士们找对象。一来二去，名扬四方，人称老“红娘”，老朋友们戏称他是男“媒婆”。

老魏忙的很，比上班还忙。这两年，剩男剩女多，离婚的也多。无论是厂内厂外，社区街道，只要听说哪里有待婚待嫁的男女，他就主动登门拜访，调查了解，登记在册，然后让儿子或女儿输入电脑存档：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职业、相貌（照片）、未婚原因等等，详细周到。

魏师傅这没挂牌儿的“婚介中心”，不仅免费义务服务，还一竿子插到底，“三包”“跟踪服务”，从介绍、结婚到生子，每个环节都要送去鲜花一支，小红包一个，吵架拌嘴还去说和劝架。

您听，叮咚——！只要门铃一响，魏大婶就忙去开门，甭问，一准是来谈婚论嫁的男男女女。从早到晚，一拨又一拨，川流不息。魏家的客厅成了“婚介大厅”，让座，倒茶，削水果，请吃糖，魏大婶成了“中心”的接待员，服务员，秘书，门卫。

魏师傅忙忙活活为社会办好事，魏大婶也跟着高兴。但时间一长，老太太有点受不了了，烧茶倒水不说，有时，不大的客厅同时坐着三四对，谈谈，说说，甚至有人不讲礼貌谈不拢就吵，搅得老太太头昏脑胀，担惊受怕。加上开销越来越大，经济也负担不起了。尤其让魏大婶神经紧张的是，最近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新“情况”。

不知为啥，最近魏得胜总是出去一天很晚才回家，吃完饭坐在

床上愣神不说话，问也不说。有一天，闺女神情紧张地跑回来跟妈妈悄悄说，发现爸爸几次天黑时和一个漂亮的女孩儿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说话。儿子也焦急地回来告诉妈，听说爸爸要上法庭参加打官司。“啊哈，好你个老家伙”——魏大婶生气了：“婚介，婚介，介到你老家伙自己头上了！”

法院开庭了，魏大婶悄悄打的，准时坐在了旁听席，只见老家伙端端坐在法官一旁。魏大婶小声问旁边一个人：“那老头儿跟谁打官司？”“哪个老头？”“那个，那，那，坐在法官右边那个白头发。”“哦，他面前的名牌上写着陪审员。”——哈哈，原来如此！

魏大婶病倒了。闺女、女婿、儿子、儿媳把老爹包围在沙发上，好言相劝：“算啦，老师傅，到此为止，收摊吧，收摊吧，别干了。”“为啥？”魏老爹把眼一瞪：“为啥？”“别干了。”“为啥不干？”

魏大婶呼拉从床上坐起来，笑着对老头说：“为啥？你说为啥？再干，我就成了‘大龄剩女’！”女儿一听赶紧给妈妈纠正说：“不，您不是‘大龄剩女’是‘老龄剩女’！”

哈哈哈哈哈哈，大家一齐笑起来。